南史/卷4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四十 ◄

南史
卷四十一 列傳第三十一

齊宗室

► 卷四十二

衡陽元王道度　始安貞王道生　始安王遙光　曲江公遙欣　安陸昭王緬　新吳侯景先　南豐伯赤斧　衡陽公諶　臨汝侯坦之

衡陽元王

衡陽元王道度，齊高帝長兄也。始與高帝俱受學于雷次宗，宣帝問次宗二子學業，次宗答曰：「其兄外朗，其弟內潤，皆良璞也。」仕宋位安定太守，卒。齊建元元年，高帝追加封諡。無子，高帝以第十一子鈞繼。

鈞字宣禮，年五歲，所生區貴人病，便加慘悴，左右依常以五色絆飴之，不肯食，曰：「須待姨差。」年七歲，出繼衡陽元王，見高帝，未拜，便涕泗橫流。高帝執其手曰：「伯叔父猶父，勿怨。所以令汝出繼，以汝有意，堪奉蒸嘗故耳。」即敕外如先給通幰車、雉尾扇等，事事依正王。

區貴人卒，居喪盡禮。服闋，當問訊武帝，尪羸骨立，登車三上不能升，乃止。典簽曹道人具以聞，武帝即幸鈞邸，見之愴然，還謂褚蓁曰：「昨見衡陽，猶奇毀損，卿可數相撫悅。」先是貴人以華釵廚子並翦刻錦繡中倒炬鳳皇蓮芰星月之屬鈞，以為玩弄。貴人亡後，每歲時及朔望，輒開視，再拜鯁咽，見者皆為之悲。

性好學，善屬文，與琅邪王智深以文章相會，濟陽江淹亦遊焉。武帝謂王儉曰：「衡陽王須文學，當使華實相稱，不得止取貴遊子弟而已。」乃以太子舍人蕭敷為文學。

鈞常手自細書寫五經，部為一卷，置於巾箱中，以備遺忘。侍讀賀玠問曰：「殿下家自有墳素，復何須蠅頭細書，別藏巾箱中？」答曰：「巾箱中有五經，于檢閱既易，且一更手寫，則永不忘。」諸王聞而爭效為巾箱五經，巾箱五經自此始也。居身清率，言未嘗及時事。會稽孔珪家起園，列植桐柳，多構山泉，殆窮真趣，鈞往遊之。珪曰：「殿下處朱門，遊紫闥，詎得與山人交邪？」答曰：「身處朱門，而情游江海，形入紫闥，而意在青云。」珪大美之。吳郡張融清抗絕俗，雖王公貴人，視之傲如也，唯雅重鈞，謂從兄緒曰：「衡陽王飄飄有淩雲氣，其風情素韻，彌足可懷，融與之遊，不知老之將至。」見賞如此。

歷位秘書監。延興元年，為明帝所殺。明帝立，以永陽王子璟仍本國繼元王為孫。

子璟字雲璵，武帝第二十子也。初封義安郡王，後改永陽。永泰元年見害，復以武陵昭王曄子子坦奉元王后。

始安貞王

始安貞王道生字孝伯，高帝次兄也。仕宋位奉朝請，卒。高帝即位，追加封諡。三子：長鳳；次鸞，是為明帝；次沔，是為安陸昭王。鳳字景慈，仕宋位正員郎，卒，高帝即位，諡靖世子。

建武元年，明帝追尊道生為景皇，妃江氏為後，立寢廟於御道西，陵曰修安。追封鳳始安靖王，改華林鳳莊門為望賢門，太極東堂畫鳳鳥，題為神鳥，而改鸞鳥為神雀。子遙光嗣。

始安王

始安王遙光字元暉，生而躄疾，高帝謂不堪奉拜祭祀，欲封其弟，武帝諫，乃以遙光襲爵。位中書郎。

明帝輔政，誅賞諸事，唯與遙光共謀議，勸明帝並殺高、武諸子弟，見從。建武元年，為揚州刺史。三年，進號撫軍將軍。好吏事，頗多慘害。足疾不得同朝列，常乘輿自望賢門入。每與明帝久清閒，言畢，帝索香火，明日必有所誅。

太子不悅學，唯曼遊是好，朝議令蔡仲熊為太子講禮，未半，遙光從容曰：「文義之事，此是士大夫以為伎藝欲求官耳。皇太子何用講為？」上以為然，乃停講。永泰元年，即本號為大將軍，給油絡車。

帝不豫，遙光數入侍疾，帝疾漸甚，河東王鉉等十王一夕見殺，遙光意也。帝崩，遺詔加遙光侍中、中書令，給扶。永元元年，給班劍二十人，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。

遙光多忌，人有餉履者，以為戲己，大被嫌責。劉繪嘗為箋云：「智不及葵。」亦以忤旨。

既輔東昏，潛結江祏兄弟，謀自樹立。弟遙欣在荊楚，擁兵居上流，密相影響。遙光當據東府號令，使遙欣急下，潛謀將發，而遙欣病死。江祏被誅，東昏召遙光入殿，告以祏罪。遙光懼，還省便陽狂號哭，自此稱疾不復入台。先是遙光行還入城，風飄儀傘出城外。

遙光弟遙昌先卒壽春，豫州部曲，皆歸遙光。及遙欣喪還，葬武進，停東府前渚，荊州眾力送者甚盛。東昏誅江祏後，慮遙光不自安，欲轉為司徒還第，召入喻旨。遙光慮見殺，收集荊、豫二州部曲於東府門，眾頗怪其異，莫知其指趣也。

遙光召親人丹陽丞劉渢及城局參軍劉晏、中兵參軍曹樹生等，並諸傖楚，欲以討劉暄為名。夜遣數百人破東冶出囚，尚方取仗。又召驍騎將軍垣曆生。曆生隨信至，便勸遙光令率城內兵，夜攻台，輦荻燒城門，曰：「公但乘輿隨後，反掌可得。」遙光意疑不敢出。天稍曉，遙光戎服至聽事，停輿處分，上仗登城行賞賜，曆生復勸出軍，遙光不肯，望台內自變。

及日出，台軍稍至，於是戒嚴，赦都下。領軍蕭坦之屯湘宮寺，鎮軍司馬曹武屯青溪大橋，太子右率左興盛屯東府東籬門，眾軍圍東城。遙光遣垣曆生從西門出戰，台軍屢北，殺軍主桑天愛。初遙光問諮議參軍蕭暢，暢正色拒不從。既而暢與撫軍長史沈昭略奔台，人情大沮。又垣曆生從南門出戰，為曹武所禽，謂武曰：「卿以主上為聖明，梅、茹為

賢相者，則我當死。且我今死，卿明亦死。」遂殺之。

遙光聞曆生見獲，大怒，於床上自竦踴，使殺曆生兒。其晚台軍射火箭燒東北角樓，至夜城潰。遙光還小齋，令人反拒，左右並踰屋出。台軍主劉國寶、時當伯等先入，遙光聞外兵至，吹滅火，扶匐下床，軍人排合入，斬之。

遙光舉事四日而卒。舉事之夕月蝕，識者以月為大臣，蝕而既，必滅之道。未敗之夕，城內皆夢群蛇緣城四出，各共說之，咸以為異。台軍入城，焚屋宇且盡。

遙光幼時甚貞正，明帝傾意待之。東昏為兒童時，明帝使與遙光共齋居止，呼遙光為安兄，恩情甚至。及遙光誅後，東昏登舊宮土山望東府，愴然呼曰：「安兄！」乃嗚咽，左右不忍視，見思如此。天下知名之士劉沨、沨弟濂、陸閑、閑子絳、司馬端、崔慶遠皆坐誅。

曲江康公

曲江公遙欣字重暉，始安王遙光弟也。宣帝兄西平太守奉之無後，以遙欣繼為曾孫。遙欣髫齔中便嶷然，明帝謂江祏曰：「遙欣雖幼，觀其神采，殊有局幹，必成令器，未知年命何如耳。」安陸昭王沔曰：「不患其兄弟不富貴，但恐沔不及見耳。」言之慘然而悲。

始年七歲出齋時，有一左右小兒，善彈飛鳥，無不應弦墜落。遙欣謂曰：「凡戲多端，何急彈此，鳥自空中翔飛，何關人事，無趣殺此生，亦復不急。」左右感其言，遂不復彈鳥。時少年通好此事，所在遂止。

年十五六，便博覽經史。弱冠拜中書郎。明帝入輔，遙欣與始安王遙光等參預政事，凡所談薦，皆得其人。由是朝野輻湊，軒蓋盈門。延興元年，明帝以遙欣為兗州刺史。時豐城公遙昌亦出鎮壽春，帝於便殿密宴，始安王遙光亦在座，帝慘然謂遙欣曰：「昭王雲'不患汝兄弟不富貴，而言不及見'，如何！」因悲慟不自勝，君臣皆嗚咽，侍者雨淚。及泊歐陽岸，忽謂左右曰：「比何都不見彈？」左右云：「有門生因彈見勖，遂以此廢，所在皆止。」遙欣笑曰：「我小兒時聊復語耳，那復遂斷邪？」

建武元年，進號西中郎將，封聞喜縣公，遷荊州刺史，加都督，改封曲江公。明帝子弟

弱小，晉安王寶義有廢疾，故以遙光為揚州，居中，遙欣居陝西，在外，威權並在其門。

遙欣好勇，聚畜武士，以為形援。永泰元年，詔遙欣以本官領雍州刺史、甯蠻校尉，移州鎮襄陽。魏軍退，不行。卒，贈司空，諡康公，葬用王禮。

子幾字德玄，年十歲便能屬文。早孤，有弟九人，並幼，幾恩愛篤睦，聞於朝廷。性溫和，與物無競。清貧自立，好學，善草隸書。湘州刺史楊公則，曲江公故吏也，每見幾，謂人曰：「康公此子，可謂桓靈寶重出。」及公則卒，幾為之誄，時年十五。沈約見而奇之，謂其舅蔡撙曰：「昨見賢甥楊平南誄文，不減希逸之作，始驗康公積善之慶。」位中書侍郎、尚書左丞。

末年專尚釋教。為新安太守，郡多山水，特其所好，適性遊履，遂為之記。卒於官。子清，亦有文才，位永康令。遙欣弟遙昌字季暉，建武元年，封豐城縣公，位豫州刺史，卒，諡憲公。

安陸昭王

安陸昭王沔字景業，善容止。仕宋位中書郎。建元元年，封安陸侯，為五兵尚書。出為吳郡太守，政有能名。竟陵王子良與之書曰：「竊承下風，數十年來，姑蘇未有此政。」武帝嘉其能，累遷甯蠻校尉、雍州刺史，加都督。沔留心辭訟，人人呼至案前，親自顧問，有不得理者，勉喻之，退皆無恨，為百姓所畏愛。及卒，喪還，百姓緣沔水悲泣設祭，於峴山為立祠。諡曰昭侯。

明帝少相友愛，時為僕射，領衛尉，表求解職，私第展哀，詔不許。每臨沔靈，輒慟絕，哭不成聲。建武元年，贈司徒、安陸王。

子寶晊嗣，永元元年，改封湘東王。東昏廢，寶晊望物情歸己，坐待法駕，既而城內送款于梁武帝。宣德太后臨朝，拜太常，不自安。謀反，及弟江陵公寶覽、霄城公寶宏皆伏誅。

新吳忠侯

新吳侯景先，高帝從子也。祖爰之，員外郎。父敬宗，始興王國中軍。

景先少孤，有至性。隨母孔氏，為舅氏鞠養。高帝嘉之，常相提攜。及鎮淮陰，以景先領軍主自隨，防衛城內，委以心腹。武帝為廣興郡，啟高帝求景先同行，除武帝甯朔府司馬，自此常相隨逐。

建元元年，為太子左衛率，封新吳縣伯，甚見委任，勢傾天下。景先本名道先，乃改為景先，以避上諱。

初武帝少年，與景先共車，行泥路，車久故壞，至領軍府西門，車轅折，俱狼狽。景先謂帝曰：「兩人脫作領軍，亦不得忘今日艱辛。」及武帝踐阼，詔以景先為兼領軍將軍。拜日，羽儀甚盛，傾朝觀矚。拜還，未至府門，中詔：「相聞領軍，今日故當無折轅事邪？」景先奉謝。

景先事上盡心，故恩寵特密。初西還，上坐景陽樓召景先語，故舊唯豫章王一人在席而已。轉中領軍。車駕射雉郊外，景先常甲仗從，廉察左右。尋進爵為侯。

始升明中，沈攸之於荊州舉兵，武帝時鎮江州盆城，景先夜乘城，忽聞塹中有小兒呼蕭丹陽，未測何人，聲聲不絕。試問誰，空中應云：「賊尋當平，何事嚴防？」語訖不復言。即窮討之，了不見。明旦以白帝，帝曰：「攸之自無所至，焉知汝後不作丹陽尹？」景先曰：「寧有作理。」尋而攸之首至。及永明三年，詔以景先為丹陽尹，謂曰：「此授欲驗往年盆城塹空中言耳。」後假節、司州諸軍事。卒，諡曰忠侯。

子毅，位北中郎司馬。性奢豪，好弓馬，為明帝所疑忌。王晏事敗，並陷誅之。

南豐懿伯

南豐伯赤斧，高帝從祖弟也。祖隆子，衛軍錄事參軍。父始之，冠軍中兵參軍。

赤斧以和謹為高帝所知。高帝輔政，為黃門侍郎、淮陵太守。順帝遜位，於丹陽故所立宮，上令赤斧輔送，至因留防衛，薨乃還。後為雍州刺史，在州不營產利，勤於奉公。遷散騎常侍、左衛將軍。武帝親遇，與蕭景先相比。封南豐縣伯，遷給事中、太子詹事，卒。家貧無絹為衾，武帝聞之，愈加惋惜，諡懿伯。

子穎胄襲爵。

穎胄字雲長，弘厚有父風。起家秘書郎。高帝謂赤斧曰：「穎胄輕朱被身，覺其趨進轉美，足慰人意。」遷太子舍人。遭父喪，感腳疾，數年然後能行，武帝有詔慰勉之，賜以醫藥。除竟陵王司徒外兵參軍，晉熙王文學。

穎胄好文義，弟穎基好武勇。武帝登烽火樓，詔群臣賦詩，穎胄詩合旨。上謂穎胄曰：「卿文弟武，宗室便不乏才。」上以穎胄勳戚子弟，自中書郎除左軍將軍，知殿內文武事，得入便殿。出為新安太守，吏人懷之。後除黃門郎，領四廂直。遷衛尉。

明帝廢立，穎胄從容不為同異，乃引穎胄預功。建武二年，進爵為侯，賜以常所乘白瑜牛。明帝每存儉約，欲鑄壞太官元日上壽銀酒槍，尚書令王晏等咸稱盛德，穎胄曰：「朝廷盛禮，莫過三元，此一器既是舊物，不足為侈。」帝不悅。後預曲宴，銀器滿席，穎胄曰：「陛下前欲壞酒槍，恐宜移在此器也。」帝甚慚。

後為廬陵王后軍長史、廣陵太守，行南兗州府州事。是年，魏揚聲當飲馬長江，帝懼，敕穎胄移居人入城，百姓驚恐，席捲欲南度，穎胄以魏軍尚遠，不即施行，魏軍亦尋退。仍為南兗州刺史，加都督。和帝為荊州，以穎胄為西中郎長史、南郡太守，行荊州府州事。時江祏專執朝權，此行由祏，穎胄不平，曰：「江公蕩我輩出。」

東昏侯誅戮群公，委任塚小，崔、陳敗後，方鎮各懷異計。永元二年十月，尚書令臨湘侯蕭懿及弟衛尉暢見害，先遣輔國將軍劉山陽就穎胄兵襲梁武帝。帝時為雍州刺史，將起兵，慮穎胄不同，遣穎胄親人王天武詣江陵，聲雲山陽西上，並襲荊、雍，書與穎胄，勸同舉兵，穎胄意猶未決。初，山陽出南州，謂人曰：「朝廷以白虎幡追我，亦不復還矣。」席捲妓妾，盡室西行。至巴陵，遲回十餘日不進。梁武帝復遣天武齎書與穎胄，設奇略以疑之。是時或云山陽謀殺穎胄，以荊州同舉。山陽至，果不敢入城。穎胄計無所出，夜遣錢唐人朱景思呼西中郎城局參軍席闡文、諮議參軍柳忱閉齋定議。闡文曰：「蕭雍州畜養士馬，非復一日。江陵素畏襄陽人，人眾又不敵，取之不可必制，制之，歲寒復不為朝廷所容。今若殺山陽，與雍州舉事，立天子以令諸侯，霸業成矣。山陽持疑不進，是不信我，今斬送天武，則彼疑可釋。至而圖之，罔不濟矣。」忱亦勸焉。穎胄乃斬天武，以示山陽。山陽大喜，輕將步騎數百到州，闡文勒兵斬之，傳首于梁武。

東昏聞山陽死，發詔討荊、雍。穎胄有器局，既唱大事，眾情歸之。長沙寺僧鑄黃金為

龍數千兩埋土中，曆相傳付，稱為下方黃鐵，穎胄因取此龍，以充軍實。乃歎曰：「往年江祐斥我，至今始知禍福之無門也。」十二月，移檄建鄴。

三年正月，和帝為相國，穎胄為左長史，進號鎮軍將軍，於是始選用方伯。梁武屢表勸和帝即尊號，穎胄使別駕宗夬撰定禮儀。上尊號、改元。於江陵立宗廟南北郊。州府城門，悉依建康宮，置尚書五省，以城南射堂為蘭台，南郡太守為尹。建武中，荊州大風雨，龍入柏齋中，柱壁上有爪足處，刺史蕭遙欣恐畏，不敢居之，至是以為嘉福殿。

中興元年三月，穎胄為侍中、尚書令、監八州軍事、荊州刺史，留衛西朝。以弟穎達為冠軍將軍。及楊公則等率師隨梁武圍郢城。穎達會軍於漢口，與王茂、曹景宗等攻陷郢城。梁武進漂州，使與曹景宗破東昏將李居士。又從下東城。

初梁武之起也，巴東太守蕭惠訓子璝、巴西太守魯休烈弗從，舉兵侵荊州，敗輔國將軍任漾之於峽口，穎胄遣軍拒之，而梁武已平江、郢，圍建康。時穎胄輔帝主，有安重之勢。素能飲酒，噉白肉膾至三斗。自以職居上將，不能拒制璝等，憂愧發疾而卒。州中秘之，使似其書者假為教命。

時梁武圍建康，住石頭，和帝密詔報穎胄凶問，亦秘不發喪。及建康平，蕭璝亦眾懼而潰，和帝乃始發喪，詔贈穎胄丞相，前後部羽葆、鼓吹，班劍三十人，輼輬車，黃屋左纛。

梁天監元年，追封巴東郡公。喪還，武帝車駕臨哭渚次，葬依晉王導、齊豫章王故事。謚曰獻武。

弟穎達，少好勇使氣。穎胄齊建武末行荊州事，穎達亦為西中郎外兵參軍，俱在西府。齊季多難，頗不自安，因與兄穎胄舉兵。

穎達弟穎孚自建鄴為廬陵人修景智潛引，與南歸。穎孚緣山逾嶂，僅免。道中絕糧，後因食過飽而卒。

建康平，梁武帝以穎達為前將軍、丹陽尹。及受禪，贈穎孚右衛將軍，封穎達作唐侯，位侍中、衛尉卿。出為豫章內史，意甚憤憤。未發前，預華林宴，酒後於座辭氣不悅。沈約因勸酒，欲以釋之。穎達大罵約曰：「我今日形容，正是汝老鼠所為，何忽復勸我

酒！」舉坐驚愕。帝謂之曰：「汝是我家阿五，沈公宿望，何意輕脫。若以法繩汝，汝復何理。」穎達竟無一言，唯大涕泣，帝心愧之。未幾，遷江州刺史。少時，懸瓠歸化，穎達長史沈瑀等苛刻為盜所害，眾頗疑穎達，或傳謀反。帝遣直合將軍張豹子稱江中討盜，實使防之。穎達知朝廷之意，唯飲酒不知州事。後卒于左衛將軍，謚康侯。

子敏嗣，位新安太守，好射雉，未嘗在郡，辭訟者遷於畎焉。後張弩損腰而卒。

第七子斆，太清初，為魏興太守。梁州刺史宜豐侯循以為府長史。梁州有古墓名曰：「尖塚」，或云張騫墳，欲有發者，輒聞鼓角與外相拒，椎埋者懼而退。斆謂無此理，求自監督。及開，唯有銀鏤銅鏡方尺。斆時居母服，清談所貶。

衡陽公

衡陽公諶，字彥孚，高帝絕服族子也。祖道清，員外郎。父仙伯，桂陽國下軍。

宋元徽末，武帝在郢，欲知都下消息，高帝遣諶就武帝宣傳謀計，留為腹心。升明中，為武帝中軍刑獄參軍、南東莞太守，以勞封安復縣男。建元初，武帝在東宮，諶領宿衛。高帝殺張景真，武帝令諶啟乞景真命，高帝不悅，諶懼而退。武帝即位，除步兵校尉、南蘭陵太守，領禦仗主，齋內兵仗，悉委付之，心膂密事，皆使參掌。為左中郎將、後軍將軍，太守如故。武帝臥疾延昌殿，諶在左右宿直。上崩，遺敕諶領殿內事如舊。

郁林即位，深委信諶，諶每請急出宿，帝通夕不能寐，諶還乃安。轉衛軍司馬，兼衛尉。丁母憂，敕還本位，守衛尉。明帝輔政，諶回附明帝，勸行廢立，密召諸王典簽約語之，不許諸王外接人物。諶親要日久，眾皆憚而從之。郁林被廢日，初聞外有變，猶密為手敕呼諶，其見信如此。諶性險，無護身計。及廢帝日，領兵先入後宮，齋內仗身，素隸服諶，莫有動者。

海陵立，轉中領軍，進爵為公，甲仗五十人，入直殿內，月十日還府。建武元年，轉領軍將軍、左將軍、南徐州刺史，給扶，進爵衡陽郡公。明帝初許事克用諶為揚州，及有此授，諶恚曰：「見炊飯推以與人。」王晏聞之曰：「誰復為蕭諶作甌箸者。」

諶恃勳重，幹豫朝政，明帝新即位，遣左右要人于外聽察，具知諶言，深相疑阻。二年六月，上幸華林園，宴諶及尚書令晏等數人盡歡。坐罷，留諶晚出，至華林合，仗身執

還入省。上遣左右莫智明數諶曰：「隆昌之際，非卿無有今日。今一門二州，兄弟三封，朝廷相報，政可極此。卿恒懷怨望，乃雲'炊飯已熟，合甑與人邪'，今賜卿死。」諶謂智明曰：「天去人亦復不遠，我與至尊殺高、武諸王，是卿傳語來去，我今死，還取卿矣。」於省殺之。至秋，而智明死，見諶為祟。詔乃顯其過惡，收付廷尉。

諶好左道，吳興沈文猷相諶云：「相不減高帝。」諶喜曰：「感卿意，無為人言也。」至是，文猷伏誅。

諶兄誕字彥偉，永明中，為建康令，與秣陵令司馬迪之同乘行，車前導四卒。左丞沈昭略奏：「凡有鹵簿官，共乘不得兼列騶寺，請免誕等官。」詔贖論。延興元年，曆徐、司二州刺史。明帝立，封安復侯，徵為左衛將軍。上欲殺諶，以誕在邊鎮拒魏，故未及行。魏軍退六旬，諶誅，遣梁武帝為司州別駕，使誅誕。誕子棱妻，江淹女，字才君，聞誕死，曰：「蕭氏皆盡，妾何用生。」慟哭而絕。

諶弟誄，字彥文，與諶同豫廢立，封西昌侯，位太子左衛率。誅諶之日，輔國將軍蕭季敞啟求收誄，深加排苦，乃至手相摧辱。誄徐曰：「已死之人，何足至此，君不憶相提拔時邪？幽冥有知，終當相報。」

季敞粗猛無行，善於彌縫，高帝時為誄、諶所獎說，故累為郡守。在政貪穢，諶輒掩之。後為廣州刺史，白日見誄將兵入城收之。少日，果為西江都護周世雄所襲，軍敗，奔山中，為蛭所齧，肉都盡而死，慘楚備至，後為村人所斬。論者以為有天道焉。

臨汝侯

臨汝侯坦之字君平，高帝絕服族子也。祖道濟，太中大夫。父欣祖，武進令。

坦之與蕭諶同族，為東宮直合，以勤直為文惠所知，除給事中、蘭陵令。武帝崩，坦之率太孫文武度上臺，除射聲校尉，令如故。未拜，除正員郎、南魯郡太守。少帝以坦之文惠舊人，親信不離，得入內見皇后。帝于宮中及出後堂雜狡獪，坦之皆得在側，或遇醉後裸袒，坦之輒扶持諫喻。見帝不可奉，乃改附明帝，密為耳目。

隆昌元年，追錄坦之父勳，封臨汝縣男。少帝微聞外有異謀，憚明帝在台內，敕移西州。後在華林園華光殿露著黃穀褌，跂床垂腳，謂坦之曰：「人言鎮軍與王晏、蕭諶欲共廢

我，似非虛傳，蘭陵所聞雲何？」坦之嘗作蘭陵令，故稱之。坦之曰：「天下寧當有此？誰樂無事廢天子邪？昔元徽獨在路上走，三年人不敢近，政坐枉殺孫超、杜幼文等故敗耳。官有何事，一旦便欲廢立？朝貴不容造此論，政當是諸尼師母言耳。豈可以尼姥言為信！官若無事除此三人，誰敢自保。安陸諸王在外，寧肯復還，道剛之徒，何能抗此。」帝曰：「蘭陵可好聽察，作事莫在人後。」

帝以為除諸執政，應須當事人，意在沈文季，夜遣內左右密賂文季，文季不受。帝大怒，謂坦之曰：「我賜文季不受，豈有人臣拒天子賜。」坦之曰：「官遣誰送？」帝曰：「內左右。」坦之曰：「官若詔敕出賜，令舍人主書送往，文季寧敢不受！政以事不方幅，故仰遣耳。」

帝又夜醉，乘馬從西步廊向北馳走，如此兩三將倒，坦之諫不從，執馬控，帝運拳擊坦之不著，倒地。坦之與曹道剛扶抱還壽昌殿玳瑁床上臥，又欲起走，坦之不能制，坦之馳信報皇后，至，請譬良久，乃眠。

時明帝謀廢殺，既與蕭諶及坦之定謀，少帝腹心直合將軍曹道剛，疑外間有異，密有處分，諶未能發。始興內史蕭季敞、南陽太守蕭穎基並應還都，諶欲待二蕭至，藉其威力以舉事。明帝慮事變，以告坦之，坦之馳謂諶曰：「廢天子古來大事，比聞曹道剛、朱隆之等轉已猜疑，衛尉明日若不就，事無所復及。弟有百歲母，豈能坐聽禍敗，政應作余計耳。」諶惶遽，明日遂廢帝，坦之力也。

海陵即位，除黃門郎，兼衛尉。建武元年，遷左衛將軍，進爵為侯。

東昏立，為侍中、領軍將軍。永元元年，母憂，起復職，加右將軍，置府。江祏兄弟欲立始安王遙光，密告坦之。坦之曰：「明帝取天下已非次第，天下人至今不服，今若復作此事，恐四海瓦解，我其不敢言。」

及遙光起事，遣人夜掩取坦之，坦之科頭著褌踰牆走。逢台遊邏主顏端，執之。坦之謂曰：「始安作賊，遣人見取，向於宅奔走，欲還台耳，君何見錄。」端不答，而守防逾嚴。坦之謂曰：「身是大臣，夜半奔走，君理見疑，以為得罪朝廷。若不信，自可步往東府參視。」亦不答。端至小街，審知遙光舉事，乃走還。未至三十餘步，下馬再拜曰：「今日乞垂將接。」坦之曰：「向語君何所道，豈容相欺。」端以馬與坦之，相隨去。比至新亭，道中收遙光所虜之餘，得二百許人，並有粗仗。乃進西掖門，開鼓後得入殿

內。其夕四更，主書馮元嗣叩北掖門，告遙光反，殿內為之備。向曉，召徐孝嗣入。左衛將軍沈約五更初聞難，馳車走趨西掖門。或勸戎服，約慮外軍已至，若戎衣，或者謂同遙光，無以自明，乃朱服而入。

台內部分既立，坦之假節、督眾軍討遙光。事平，遷尚書左僕射、丹陽尹，右將軍如故，進爵為公。

坦之肥黑無須，語聲嘶，時人號為蕭瘂。剛佷專執，群小畏而憎之。遙光事平二十餘日，帝遣延明主帥黃文濟圍坦之宅，誅之。

坦之從兄翼宗為海陵郡，將發，坦之謂文濟曰：「從兄海陵宅故應無他。」文濟曰：「海陵宅在何處？」坦之告之。文濟曰：「政應得罪。」仍遣收之。檢家赤貧，唯有質錢帖子數百，還以啟帝，原其死。

和帝中興元年，追贈坦之中軍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。

【論】

論曰：有齊宗室，唯始安之後克昌。明帝取之以非道，遙光濟之以殘酷，其卒至顛仆，所謂「亦以此終。」者也。穎胄荊州之任，蓋惟失職，及其末途倚伏，豈預圖之所致乎。諶與坦之俱應顧托，既以傾國，亦以覆身，各其宜矣。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